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

且說徐良把眾伙計打得不亦樂乎，忽見屏風門後出來兩個人，頭一個是馮淵，第二個是蔣四爺。馮淵說：「唔呀，我早就聽出是醋糟的聲音來了，要打，咱們兩個人打。」徐良說：「臭豆腐，你擔不住我打。」過去與蔣爺磕頭。蔣爺問：「因為什麼事故在此相打？」徐良說：「他們說我是奸細。」蔣爺問店中伙計你們這是怎麼說話呢？伙計哪裡敢承認哪，說：「我們這裡說話，他老人家聽錯了。」蔣爺說：「算了罷，這也是一位大人呢！」遂帶著徐良往東院去。徐良進了東院，是五間上房，剛跟著蔣爺往上一走，就見裡面是展南俠、智化、邢如龍、邢如虎、張龍、趙虎。徐良過去行禮，這伙人皆因展南俠由鵝峰堡回去，遇見徐良，拿瞭解藥，回到徐州公館，救了總鎮大人，說了紀強滿門居家慘死的緣故，總鎮大人鏢傷已好，知府行了文書，不用洋驗紀強滿門的屍首。總鎮、知府單預備些祭禮賞賜。然後蔣網爺與展南俠給開封府打了稟帖，就奔南陽府而來。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見黑妖狐智爺。一問，智爺就把神鬼鬧家宅，棍打太歲坊的話說了一遍。又將本要上臥虎溝，怎麼遇見沙大哥，怎麼自己不辭而別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蔣爺說：「咱們一路前往罷。」智爺說：「我要謝恩去。」蔣爺說：「相爺早替你謝了恩啦！」智爺說：「不謝恩，我就要出家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先幫著我們把這事辦完，你再出家去也就沒人管了。」智爺說：「這事情不了，一件又是一件，到底幫著你們辦完了什麼事情才放我走哪？」蔣爺說：「只要把萬歲爺冠袍帶履得到手中，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」智爺說：「可是君子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。」蔣爺說：「你還叫起誓不成？」智爺方才點頭，一同撲奔南陽府而來，到了五里新街，找三元店住下，就囑咐明白了店家打成公館，不叫再住人了。憑他是誰，也不准把風聲透露。徐良跟著大眾到屋中行禮已畢，展爺就問：「徐姪男，由咱們分手之後，幾時到得這裡？」徐良說：「姪男昨天才到。」遂將所辦的事情對著展爺說了一遍。又問：「昨天到了，可往團城子裡面看看虛實沒有？」徐良道：「不瞞叔父說，昨天晚間我去了一趟，白菊花不在那裡，火判官周龍他們一伙人都在那裡哪！」智爺又問：「瞧見藏珍樓沒有？」徐良說：「藏珍樓我沒看見。」智爺問：「你進去好一會子，怎麼沒看見藏珍樓哪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到那裡看看就回來了。」智爺又問：「除此之外，一點別的事情沒有，你就回來了嗎？」徐良一聽，這話裡有話，連忙問道：「智叔父，你老人家知道嗎？」智爺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你說實話罷，到底是怎麼件事情？」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說了一遍，遇姑娘被捉，有人救了自己，不知是誰。丟刀的話，未曾說完，見智爺微微冷笑，徐良就明白了八九的光景，說：「智叔父，別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罷？」蔣爺在旁，說：「智賢弟，真少不了你，昨日一刻的工夫就上團城子去了。我問你，你說拉屎去了，你還不承認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問問罷，我要不去，就出了大禍了。」蔣爺問徐良：「到底是怎麼件事情？」山西雁清清楚，一五一□，一點也不敢隱瞞，又說了一遍。智爺才對著大眾說：「昨日晚間到了團城子，至紅翠園，我在房的後坡上就看見了徐良在樹上。他一跑，我就上東房後坡去了，他被人家鏈子架繞下來，我就揭起房瓦，打算用房瓦打她們，好救徐姪男。不料這個時候有路素貞到，就把他裝在西屋箱子內，那三個姑娘進上房喝酒去了。我下房殺死丫鬟，打開箱子，挑了他的綁繩，吹滅燈燭，我又藏起來了。徐良出來，院內發怔，將要奔上房屋中，這個時候東方亮他們就來了，他就躡出牆外逃命去了，連自己的刀都不顧得要了。」徐良過去與智爺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，說：「謝叔父活命之恩，姪男這一輩子也不忘你老人家這番好處。你老人家提我那刀，可知道下落不知？」智爺道：「你既問，我就知道下落，掛在他們上房屋中牆上，趁著三個姑娘迎接東方亮之時，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勞。」徐良一聽此言，如獲珍寶一般，復又深施一禮。智爺回身進裡間屋中，把刀取出來交給徐良。徐良將刀帶起來說：「我回我們店中送信去，叫他們上這裡來見眾位叔父。」蔣爺說：「叫他們來罷。」徐良出了公館，到了自己店中，見韓天錦、盧珍、艾虎，把三元店的事情對他們一說，給了本店的店錢飯錢，各帶自己東西出店，直奔公館而來。進了三元店，來至東院，到了屋中，見大眾行禮，對問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。展南俠復與徐良打聽團城子裡那兩個姑娘，她們那鏈子錘槩怎麼會那麼利害。徐良說：「姪男也是藐視她們那兵器，看鏈子很細，就是結實。」展爺說：「你的刀既是磕不動，大概我的劍也是不行。」徐良說：「不行。」

這時忽聽外邊一陣大亂，店家進來，說：「眾位老爺們，外面瞧瞧看熱鬧去罷。」蔣爺問：「瞧看什麼熱鬧？」店家說：「他們全瞧擂台去了。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，有個白沙灘，立擂台哪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先去罷。」店家出去，蔣爺問徐良：「不是五月□五，怎麼這樣早就看擂台去哪？」徐良說：「咱們大家全去看看便知。」智化說：「全去可以，別聚在一處，咱們大家散走，看完了擂台回來，在這本街上，有一個新開的大酒樓，叫美珍樓，我請眾位在那裡喝一杯酒兒。」大家一聽，全都點頭，叫店家把門帶上，眾位出了三元店。行至大街，就見那些人摩肩擦背，攜老扶幼，全是瞧擂台去的。他們大眾也是三三兩兩的，散步出了五里新街，西頭一看，盡是白亮亮的沙土地，寸草不生，此地起名就叫白沙灘。遠遠看見那裡，有一群人圍著觀看。展爺、智爺、蔣爺、張龍、趙虎，這幾個人走在一處。一看這個擂台形象，就吃驚非小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這擂台還沒搭起來呢，剛把四址拉好，栽上柱木，綁上桿子，將綁出一個形象來，類若鄉下唱戲高台一樣，無非比戲台大。有三丈六尺見方，也有上下場門，高夠一丈五尺，上面搭上木板，就在這上邊動手。若要上台，左右兩邊單有梯子。兩邊八字式的看台也是兩層，單有梯子上去。另有一個小棚，單有一位文職官員在這棚內。蔣爺他們一看擂台是個白虎台，吃了一驚。展爺低聲叫：「蔣四哥、智賢弟，他們搭擂台，為何搭一個白虎台？本來這擂台不定要出多少條人命，搭一個白虎台，更了不得了。就是唱戲的戲台，戲班子還不願意唱呢，何況這是擂台，怎麼不找吉祥事辦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蔣爺說：「誰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！」智爺說：「也許他們不懂，也許他們成心。」趙虎說：「咱們看看那邊什麼事情？圍著那些個人。」展爺往那邊一看，果然壓山倒海圍著一圈人往裡瞧看。蔣爺等一齊都到這裡來了。分開眾人，往裡一看，原來是圍著一個江湖上賣藝的。見部人身高八尺，膀闊三停，頭挽牛心髮髻，穿一身青綢的汗衫俱都破損，青縐綢褲子上面補著幾塊補丁，一雙舊布靴子綻了半邊，用帶子捆著，腰間繫著一個舊抄包，面似鍋底，黑而透暗，兩道劍眉，一雙闊目，蒜頭鼻子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輪。地下放著一根齊眉棍，一把竹片刀。見他衝著眾人深施一禮說：「愚下走在此處，舉目無親，缺少盤費，人窮當街賣藝，虎瘦攔路傷人。我會點粗魯氣力，在眾位面前施展施展，要是練完的時節，懇求師傅們幫湊幫湊，有多給多，無多給少。此處瞧看的老師傅甚多，小師傅不少，是玩過拳的、踢過腿的，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皆是我的老師。若要是練的哪招不到，懇求老師們指教一二。」說畢這套言語，就踢了兩趟腿，然後打拳。張龍一拉展南俠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個人就是花神廟盧大老爺打死花花太歲閻彬時看擂台的那個史丹，後來到開封府，把他充了軍，他是個逃軍，逃在此處來了。」展爺說：「對了，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。按說這個人咱們伸手能辦。」蔣爺說：「那是何苦。」見他打完了這套拳要錢的時節，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，大家誇獎說好，就是沒有給錢，又練了一趟刀也沒人給錢，又練了一趟棍也沒人給錢。史丹可就急了，說：「我連練了三四趟功夫，一個給錢的人沒有！」忽然從外邊進來一人，□分兇惡。要問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